
名山藏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嘉靖臣五

羅洪先　唐順之　趙時春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循自工部主事歷武選郎中累山東副使棄官歸循之爲武選郎中也劉瑾政用事會考選武衛罷金吾在衛指揮某等二十餘人是二十餘人者皆瑾爪牙也尚書王敞白瑾副瑾大罵老誇獨不知某等可用耶敞前跪郎中輩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不知也安用尚書敞謝曰公無怒郎

更奏敞歸名循斥曰後生生事乃令我輩辱郎潘肇
皒奏循走持之日勿毀成牘記姓名別楮可矣循退
遲之數日且欲別上奏會瑾敗敞黎明入部索初奏
謝循曰得爾早見不毀牘也瑾誅敞亦罷去始循以
工部主事覕呂梁洪而洪先生故以名慕羅倫之爲
人與王守仁之爲學旣舉于鄉屬循疾輟會試受學
其鄉先輩李中嘉靖八年舉進士廷試及第第一授
翰林修撰踰年請告侍親客至循命洪先衣冠行酒
拂席授几執弟子禮甚恭居二年詔趣告踰年者起
補原職洪先居京師與歐陽德徐階同師守仁學丁

父母憂歸三年不入內舍盡讓家產與弟服闋會世
宗立太子坐所選宮僚不當盡罷之博求海內有名
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及徐階黃佐鄒守益皆預
而洪先則與順之時春同上疏請以明年元日見皇
太子於臣民成朝正禮是時上方病則大怒遂皆黜
爲民嘉靖十九年也語在莊敬太子記洪先罷歸角
巾布袍闢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弟子從者四
至世宗於建言諸臣皆久廢不復嘉靖季倭虜作難
嚴嵩欲借邊才爲名援出之順之與時春皆用談兵
起家官至都御史洪先獨堅辭遺友人聶豹書曰聞

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用應德與生者自顧往歲銳
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被其澤
卽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從之故
嘗高魯連蹈海之節壯少游裹革之言歸田以來攻
苦茹淡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
盡險夷意謂倘任其職庶有其具兩年以來齒落二
三鬢髮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則飲
食不甘乃自悲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又自反[illegible]使
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我猶加回顧繫慕如腎[illegible][illegible]禍
妻孥相對如處深山叢[illegible]窺竅聽坐以待盡孰[illegible][illegible]我

豈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爲我地豈謂當
道姑以軍旅行名旋復他移或還舊物然其職不過
供應入直講讀諸務而已犬馬齒已向衰矣從年少
諸公俛首筆硯竭思微寵殊非其時至於假途躐榮
累資待次尤不願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
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眞貴在
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苦僕債不得已爲
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
政不欲累以厚藏仕非爲貧且吾之官亦非爲貧者
宜居也恥之於人大矣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

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輩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夙旦候鍾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韁歸舍時人殊以爲榮而生對食嘅歎不能甘飽及被罪廢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責使當時低回俛仰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有不能自解者豈不知長往爲苦節爲我爲末志與時消息爲中行自度學問空疏不能善世性氣悻直不能諧人譬之飲酒有醉數斗有醉一石及其既醉

不可復強去年別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應德不甚許可應德之才蓋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無謂爲名生年五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聞道與否不在進退已矣已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以洪先名上竟報罷御史凌儒薦洪先上怒黜爲民洪先家居二十餘年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命日造粹精有時能前知事自守仁倡良知之學學者始知外舍見聞內求之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則槩舉不待學習者爲良至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謹恐懼爲戾於自然洪先語人曰若語知而不

必良語良而不能致弊將多於脫畧支離之失又曰

王公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證以怵惕乎旦愛敬

三事然孟子言怵惕也繼之擴充言乎旦也繼以長

養言愛敬孩提也繼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

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今也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本

良失養其端而一任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

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

而不知物我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指欲以爲理倒

置物我故常率已以逐物去王公意遠矣洪先教人

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中

告之曰能靜寂然後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靜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必以無慾爲本用之經世乃知精而力鉅洪先居鄉時時言有司民所便者邑有均賦之役爲終始任之蓋曰是亦爲政年六十四卒穆宗改元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先臨淮人有復者守東平有宦蹟祖貴給事中有謹重名父琉永州知府順之年二十餘中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及廷試世宗閱其卷有批首置二甲會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並得改既有言庶吉士被選不當者上盡罷之大學士

張璁以順之卷有御批獨見留順之辭隨衆改兵部
武選司主事尋病告亦丁母憂順之聰明年少則卓
然爲崕異矯絕之行賻贈一無所受節口裁身積財
治葬以示無求而自致其母服除改吏部稽勳主事
調考功會改部屬爲翰林順之薦改編修復病告相
璁爲留其疏不下而順之不肯供職有旨令致仕自
後無得復用世宗立太子選宮僚起廢爲右春坊右
司諫兼翰林院編修其明年與洪先時春同上疏請
見皇太子於外廷復忤旨罷爲民順之兩削籍歸益
爲矯異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讀書陽羨荆溪山下自

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探尤長曆數之學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已之删潤其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舉要粲然而可觀其精思苦意至盥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寢布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闔爲床裀褥不具作小舟自泛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已自謂事事空澹獨未能薄滋味學素食者終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高頫之風四方講德論文重跰盈屨求一接見卒不可得其凉踽槁孑幾成怪人時時告人永與世絕矣當頫之初仕時天下無事士大夫讌容詩賦奕飲之樂而

順之獨喜受武略兵書禽遁技擊嘉靖季江南苦倭
順之自詡所受可用也上所使視師江南者趙文華
順之過文華所持矛距躍文華薦順之有武而嚴嵩
中挈之奉旨起爲南京兵部主事改職方郎中於是
順之勃勃有用世意會以父喪未就服闋至京師授
協同郎中使視薊州邊務已復使視師浙直時年五
十餘矣去其削籍之歲十有八年已病膊突面腫輒
扶病行因西浙江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軍事居一年
陞太僕少卿亡何宗憲奏陞爲通政司右通政然皆
居浙江視師自如順之身自行海得其道驚風巨浪

中意氣閒暇時時習泅淵或噉信少許慨然有吞倭之想倭縱橫海中其登岸結巢則崇明之三沙淮揚之廟灣順之身自擐甲躍馬往來南北間督諸將盧鏜劉顯郭成等共擊之而方紛拏猖獗不可料理鏜顯輩皆宿將知倭未可旦夕滅且進且退𩠐送之出海則已順之戛然必剿絕之最後三沙之戰以中暑飲海水方痢泄不及督軍二將戰不利一日自行營促士飽食求與倭戰倭登譙望見順之軍整不出鏜顯皆請退師順之曰合兵甚難忍少刻賊出矣鏜顯知賊無出意告順之軍饑順之前視誘兵兵亦怯自

前丁馬拔刀步過脐魚港去倭巢二箭許鏜顯抱持之順之曰我自往死鬬耳鏜顯曰公且歸鏜等誓爲公滅賊因扶順之上馬於是順之知天下之事未易爲也天下之人亦謂順之譚何容易不如往者山中遠志矣亡何陞淮揚廵撫都御史順之在浙值時勞於軍事已嘔血數升至是復力疾治軍書不懈方大饑捐家財出賑身行通泰沿海間遂卒于舟次胡宗憲欲以死事聞爲請卹典而嵩與蕃中圭之禮部尚書吳山持不覆奏山去位乃得卹典于所司

趙時春字景仁平凉人幼與羣兒戲毎列旗鼓部署

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舉進士第一爲嘉靖五年時春年方少名方盛海內方伺其有所製作取而誦傳之時春則日習騎射談甲兵憂邊事旣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嘉靖九年言邇者災警頻仍聖心隱惻下詔求言已浹旬餘大小臣工類以浮辭面謾訪問之詔未乾慶賀之章屢上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鋐進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讚訓導仲斌進瑞麥矣指揮楫進嘉禾矣鋐及東進鹽花矣禮部尚書時再請稱賀矣鋐東等憲紀攸司不能激揚獻替稱將明之任尚

書時職典三禮罔上要君壞風傷政小臣所以撫膺流涕不能巳言伏乞申令百官直陳時事敢有託瑞設諛熒惑聖聰者即加誅譴庶可化佞爲忠上曰大臣科道旣無陳說時春必有誹謗之論其以聞時春惶恐未對上怒趣之乃對上上責其掇拾賣直下錦衣考訊黜爲民居十年以薦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局較書與羅洪先唐順之同上疏復罷爲民時春讀書日記萬言凡史氏所栽天文地理戸口錢穀多少之筭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成誦旣罷爲民邊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數與邊人譚干戈事而已

作禦戎論三篇其一篇曰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中國其始於襲吾長而毀吾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財貨足以利用四裔之人性專而用瘠以智撓專施利收瘠故吾之用一兼其倍矣況實用百百以敵一何患自守哉古善用長其在于斯不善者則不然其智計亂於輕浮而財貨匱於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彼以其瘠取吾之匱故春秋譏之以爲自亡而兵家忌之曰致於人自古士大夫崇浮靡忽實效者莫深於宋宋之亡也咎不在師旅之不武而在士大夫弛

武而不講不在設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爲守之術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宛轉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大呼者陋哉宋之君臣汩沒於浮靡之深也國家驅全勝之孽胡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劒還紫宮于夷庚神武旣布然後聖文聿修時則有覆軍折將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嘗皇輿北狩而戎夷終不敢失君臣禮信臣精卒畫疆固守㩴虎之旅霆發而颷揚於是離極重明百蠻稽服觀前事之得失賭今日之功效禦戎上略斷可識矣今使士大夫忽當務之實用蹈前車之覆轍慕

文德之虛名忘經武之夫計此猶畫餅療饑以昌陽消癰疽也其二篇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於人疑志不足應敵而應於敵天下無事畫封疆申約束利兵健卒星羅雲布勢不爲不強威不爲不張猝有狂夫奮挺之難恫喝相仗莫肯受命者顧妻子私貨財之念重而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顧重而外難輕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間投機有間則借讎賚盜故曰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設守之謀常鑄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爲也使有必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爲也戎狄之衆曾不

百一於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侔而能爲
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役其
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爲守
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
短而中國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
矣散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
有定之守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爲而况勇怯之
間哉使戎狄襲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
鼓旗相當而莫敢先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
延也使吾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

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鳥集之敵也彼見吾有衆攻之勢無寡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其氊裘之衆利其孳毳之具也使彼知氊裘之衆不可冀保而况吾衣冠之民孳毳之具不可冀饗而况吾賄貨之富則飲馬之謀寢而款塞之請可幾矣其三篇曰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旣衰之勢漢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幽薊劉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徵其患在內萌于至近發于至邇浸淫毒害遍滿宇內一夫乘機四夷交

難終之在人始之繇我明王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羣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兆民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纖介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之勢外備不索於內內取不求諸外卒有大寇列疆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併壁以入堡絕其鈔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僞彼雖未敗固已無所利矣夷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

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
宜無閒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
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
併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不
闘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戰也不當戰
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車騎
甲兵之獲固已利矣況乘勝遠鈔之利也虎不先見
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
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
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於戰陣久驕之虜疲於奔走情

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决矣戰可得而知矣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以徐階薦與故刑部主事申樅同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營軍爲鸞所搆罷尋命以前職督巡捕從鸞軍時衆方傾心聽鸞而鸞乃與史道倡議許市衆問時春時春發憤曰此亡宋秦檜策耳身爲平虜大將軍效牙儈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較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狹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耳虜恃弓矢時春操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開以長鎗大斧拒馬

劉信叔所以破兀术也願諸君安坐無憂所憂者將懦不足任貪侈流行誤國耳時春見鸞驕縱玩兵老師遺財因作責言三篇諭志頃之命爲山東按察僉事統民兵禦虜時春領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兵民教場鸞惡其兵整毀諸上上不行命移駐密雲時春介韃率甲兵鼓行不見虜還其明年春仇鸞復出征時春領兵至通鸞諷通民毋舍民兵時春露次教場結草廬鸞諷其部將夜火之時春除廬結陣整兵北戍既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斥貪墨省征徭抑末請絕餽遺

宗藩貴戚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震動天下時春曰此皆儒者末節其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疆宇世世治安時春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引繩按矩詰責不少貸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裨領精兵五十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俺答丘福不足平也士大夫率壯其志而訝其太輕憂其太銳時春在山西虜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忽諜報曰有虜騎二千餘去此兩舍許疾掩

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總兵李淶等固止曰虜悍未易攻公第駐此淶督諸將力禦之當不貽公憂時春攘臂前及虜于天泉嶺伏四起鼓譟來蹙淶太息曰公速去吾死此矣時春乘衆而奔虜欲取時春淶等殊死遮鬬與子松及大同參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輝皆戰死全軍皆没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哨以卒繩引之乃免虜尋引去言官言時春平時意氣餘有當事沉幾不足詔解官聽調隆慶元年復薦起及未用卒于家

郎曰羅達夫守道獨善以完其名唐趙二子鋭然欲見功反爲世所指孔子與懼事成謀之士信然夫信然夫

馮恩　楊名　周怡

馮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中進士爲南京御史疏論都御史汪鋐傾險狀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羣臣多言張孚敬者肅帝令孚敬歸恩從南上疏曰頃者彗星再見東井陛下令羣臣勉脩德業條列時政臣惟彗之爲象所以除舊布新也天遠人邇災不虛生名之在人陛下左右大臣足名之矣條時政之

得失不若辨左右臣工之邪正邪正既辨進退盡得

政務自舉陰沴自消除舊布新莫要於此惟陛下寬

臣之誅容臣悉數於前臣惟輔臣張孚敬者剛惡兇

極娼嫉反側陛下已知其平生近使去位天下歡欣

鼓舞不敢復贅矣竊見大學士李時謙抑良厚有台

輔之器此輔臣中巨擘然濟時撥亂非其所長可太

平宰相耳大學士翟鑾依權保位筮仕有京油之號

入閣致磨稜之譏雖不能薦賢爲國亦未見陷害忠

善古有伴食中書此其人也大學士方獻夫外飭謹

厚內實兇回向在吏部報怨酬恩無所不至昨者詐

病還家特蒙名命方倨傲偃蹇不即奉詔陛下馹騎
督促且許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及至潞河又請調理
旬日頷望徘徊希圖入閣如執券索負雖日不要臣
不信也無才無德不數年而致高位得隴望蜀壟斷
丈夫耳今以輔臣之尊兼冢宰之任呼引朋類播弄
威福將不可言其在今日當亟黜也戶部尚書許讚
謹愨樂易調度或畧經費殊詳禮部尚書夏言多富
之學不羈之才雖投機遘會驟遷大任然亦隨事効
忠尤可喜者不立黨與獨持正論陛下駕馭任之將
來緩急得力救時宰相也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

通達有爲邊情習熟典刑者舊用掌邦政優爲之矣刑部尚書王時中疎凡庸靡具臣而已工部尚書趙璜強禦無畏廉介自持久在工曹制節謹度陛下復起用之人惟求舊也吏部左侍郎周用通敏老成亶亮未見過人雅度頗能容衆贊理邦治殆庶幾焉右侍郎許誥便捷迂邪廉隅不飭使其當路偏執紛更亦所不免陛下愛惜其學酌處別用斯無悔也禮部左侍郎湛若水強致生徒跂成道學任以禮卿亦可黽勉右侍郎顧鼎臣通警和平儒臣有此任重器也兵部左侍郎錢如京自居安靜操守無玷右侍郎費

宗明文學通儒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閻淵正大精詳公明質直竒以股肱不尸位也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式滑稽淺近才亦有爲右侍郎林廷棉材器可取通達不執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鄙夫壬人敢爲不善巧排正士明報私仇方今第一惡毒小人也臣待罪留都每讀其辯訐章疏閱其行事如恠如鬼每欲求面陛下一辯其奸但以小人不可嫉之已甚今鋐奸愈肆天下公議決不可掩若爻決不可欺邪正決不可並立於時陛下不以忠厚正直臣居紀綱首諸御史且將

求合稱職刻薄効尤其爲敗亂可勝道哉左右大臣忠邪具是非臣私見實出共聞孚敬根本彗也鋐腹心彗也獻夫門庭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但孚敬之奸久露鋐獻夫之奸不測奸不可測奸之深者貿行論心當在誅譴乞斬三奸然後斬臣謝之臣不自量欲一卑賤博去三奸以清仕路以澄政理疏入帝怒命逮至京師繫問之汪鋐見帝收恩遂疏誣恩罪復言律陳言大臣德政者誅恩贊李時夏言宜從重律得旨弃下刑部恩亦中道疏辯不服既至帝命錦衣訊所傳寄主使者恩自伏狂妄論列原無主使傳

寄之人帝曰論列大臣固也上言德政律有明條其益嚴考之恩搒掠楚毒終無它言惟河東巡鹽御史宋邦輔過江南會語語次及京師時政并諸大臣得失遂以建言錦衣以聞并命逮邦輔訊之邦輔至對如恩狀帝又切責錦衣令加刑訊卒無所指乃詔法司擬罪刑部尚書王時中言最生員紳坐言大臣德政者律斬恩宜附此例第其言毀譽相參似非專頌大臣者請減死充戍帝責時中等徇私回護令對狀皆惶恐引罪因手其牘曰恩所言雖毀譽牽連顧其專指乎敬三臣直爲大禮仇君無上死有餘辜時中

等不顧法守轉相報護其革時中職閒住侍郎閻淵
奪俸一年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各降邊方雜職
恩如律論死獄中邦輔贖還職其明年哀冲太子生
當大赦故事當赦法司各具款目上公卿平議其可
行者書之詔書大理卿周于岐議赦草有爲恩地者
孚敬鉉怒于岐于岐遂去官於是恩獨不及赦會冬
月羣臣聚闕廷論囚時汪鉉巳爲吏部尚書當秉筆
恩至向闕跪鉉睨視故令卒轉恩膝面之恩則起立
鉉怒罵曰若欲死我死乃在我恩叱曰郎矺裂死者
至尊在上豈爾得耶鉉益怒因敢叱大臣恩曰臣而

奸者徒但比為鋐曰若在獄中受人餉遺節士固爾
恩曰人患難相恤耳若爾鬻官黷貨大毀廉隅亂國
典者耶鋐攘臂推案欲下拳恩恩應聲亦厲左都御
史王廷相因好謂為御史何絜為祖宗不殺諫臣百
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轉謂鋐以法論御
史則可不可以怒夏言亦曰此非宰公私家鋐竟署
貞贖後觀者嘖嘖稱恩四鐵御史謂其膝與口膽與
骨時帝方使覘鋐恩得其狀會欲行誅張延齡其時
張孚敬復相為延齡請遂皆免之初洶洶時有遺恩
藥者恩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

不當固當伏歐刀都市寧仰藥自殺居亡何恩母吳擊登門鼓訟冤子行可年十三上書請代皆不報十三年冬月行可又刺臂血書奏長安市自縛守闕下刑部覆審尚書聶賢與王廷相請赦恩復其官不許編戍之雷州始恩爲御史時行部過寧國作御史署發奸亭記曰嘉靖壬辰夏四月七日予行部寧國過署東亭照壁有畫麟焉其身多傷問之曰射亭也故設弓矢公餘射中之以舒案牘之勞予乃不忍命畫奸臣秦檜代之置彤弓二鏃矢百凡我同官暇則援弓發奸中其黑心爲上勝中其首次之中其腹及四

肱又次之不中者爲負嗚呼麟王瑞也孰俾之蹷足於西山檜奸臣也孰俾之保領於牖下麟逝矣檜死矣逝而形存吾愛焉耳死而臭遺吾惡焉耳逝吾愛之安得存乎死吾惡之況其生乎存者吾愛肯中傷之生者吾惡肯附和之吾以是舍麟而矢檜也壬辰嘉靖十一年也恩戍雷州六載會赦歸雷人祀恩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恩歸養母孝而治生急人始疑之既乃以大郵贍人昭帝卽位恩已老卽家進爲大理寺丞再以廟恩加朝列大夫表行可之廬曰孝子行可後以舉人爲應天府通判恩次子時可爲

提學副使行可之子曰大受亦舉人皆知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以及第爲翰林編修嘉靖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名應詔陳言謂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上曰名謂朕忠矣第朕惛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脩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簡拔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上慰睿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狂妄之說但臣涵養未至氣乏和平問學未明言多疎謬重煩明旨驚悸

隕越無地自容旣伏思省所以有言實出犬馬一念
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非臣本心不
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公論者爲皇上明言
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
人之尤者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私圖報
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愼重其人不以輕畀乃
反屬鋐豈謂鋐賢諸臣命下之日大小臣工莫不驚
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在位日久用舍
日謬矣武定侯郭勛奸回陰詐阿奉權貴外覩氣象
亦知其爲險人也皇上使久典戎務屢代祭祀與議

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司掌禮儀所以敬
事神祇宗廟導迎和氣光永國祚者近乃使陳道瀛
金贊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居飲酒食肉貪財
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禋臣愚妄以爲是
數臣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旨亦聖心
之偏於喜者耶臣又見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
建議論識見偏執言辭紕繆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
固非一人一事但迹雖難恕心若可原薄罰之後懲
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忍于廢棄老死巳乎

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
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於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
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制甚盛舉也但未免工
作屢興財力并詘採運木石燒造甎瓦裝載灰料所
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
者當亦不少又如眞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
聽於內府脩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
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糜費使之煩擧率徒倡侶
播鼓秉旛演法大內且命左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
不肖之臣妄爲依託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

能必其無市恩假威貪緣債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
一之專臣民祝願之誠感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
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後世謂何凡
此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
恐懼之說進誠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
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臣疎遠賤士矇瞽狂
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聖明矜憫再賜垂察疏入
上大怒謂名託言災異脇制朝廷泛引旁牽亂法怨
君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刑訊汪鋐疏名四川人楊
廷和同里後輩廷和與孚敬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

爲報復故攻及臣臣之授官特出上簡誠欲爲陛下
一振朝綱而議者輒病臣標切好名繇内閣諸大臣
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欺肆至此上益怒命所司
究治主使之人名瀕死者數竟無所私第曾以疏草
送編修程文德改定數語遂幷逮文德下獄兵部右
侍郎黄宗明上疏救名謂連坐固非美政令以名妄
言必究主使廷臣自疑者多矣名榜掠已極死而復
蘇當此嚴冬萬一囹斃益累仁明上謂名罪死有餘
即囹圄斃之未傷仁明之治方究主使堅執不服宗
明殆是令執送鎭撫幷鞫以聞竟不易詞上幷下名

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名論戍文德
降邊方雜職宗明對品外調文德永康人篤學脩行
爲儒者累官吏部侍郎與玄撰忤旨調工部左侍郎
尋黜爲民隆慶中贈禮部尚書萬曆初謚文恭
周怡字順之寧國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
德推官果敢有氣節論事巡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
史臨怡甚武怡對御史益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之
至其問刑一意勿喜以嚴斂爲深戒名選吏科給事
中朞歲間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挈紐
摘瑕無所避畏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

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翟鑾嚴嵩同爲大學士嵩竊弄威柄苞苴盛行鑾位望先嵩而輭無羽翼二人不相能也鑾嵩二人恒有所請託於吏部尚書許讚者故嘗爲吏部尚書以寬容不能銓覈致文選郎王嘉賓以賄敗讚逮坐去及是再起爲尚書鑾嵩復多所請託郎王與齡積不能平因以鑾嵩所貽私書呈讚請訐奏於上曰此其一爾它請託尚多誠恐權奸主內羣鷹犬附外臣將爲昔日王嘉賓之連黜也鑾引罪自理嵩言私書無有請究請託者抑讚柔良不爲此此受制於王與齡不自繇耳上手讚疏曰讚

欲禁競絕逸甚善頷平日不承一人不通一謁者耶
卽鑾嵩賄有狀當請決我耳何輒曰權奸鷹犬且引
嘉賓爲名與齡强豪持讃其黜爲民因勑解三臣者
而先是虜數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大將防弭之
大同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啓不相能亦復與
總兵張鳳者不能於總制侍郎翟鵬與督餉侍郎趙
廷瑞也怡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崇卑內外皆以
盡心體國爲忠竭力濟事爲和舍已從人爲虛忘讎
序賢爲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繇此治者也近見大學
士翟鑾嚴嵩兩不相和又皆與吏部尚書讃詆訐總

兵周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陜西巡撫賈啟並不和調此大不祥事也陛下臨御二十三年于茲矣緜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日事禱祀四方災旱未消也開例鬻納府庫未充也蠲租歲下百姓未蘇也選將練士邊境未寧也其故安在良繇陛下焦勞於上而下未有用命之臣也夫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於人大

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當今之時內則
財匱而百役繁興外則虜驕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
宜夙夜匪懈相與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大學士嚴
嵩藉寵狥私作威脅怨聞在內閣屢有違言動色入
見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同寅協恭以事上風下
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輔臣至九卿百執事如耳目
手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輔臣眞知賢不肖宜
明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挾勢狥私以不可服人者屬
之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
不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一啓順端後不可返

也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招權攬威凡有請乞必
先得其意然後敢聞翟鑾依阿委靡氣勢雖弱權位
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預消二臣要求之望
至陰擠陽排互脩私怨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初設總
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制三軍之命頤指氣使無
不如意也今既入秋虜有聲息而翟鵬趙廷瑞實係
周尚文張鳳等各自爲尊恥于相下各自爲是恥于
相用平時藩籬扞格則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甲可
乙否彼是此非不上孤朝廷推轂之重下解三軍死
綏之志臣不信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抑臣之所言

不特如此而已臣謂直言敢諫之臣雖不利於權貴固有力於朝廷近如御史謝瑜童漢臣輩皆以論劾輔臣相繼假公事罪謫若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之間恐自是陛下之臣雖有檮杌驩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臣謂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如有忠勇將官宜推赤心以置其腹明大義以激其烈志有異同明白曉諭人有賢否詳審鑒別近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蔡經劾去官員獨以都指揮僉事一人當之苟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綏遐之心失大臣鼓舞經畧之術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凡此

內外臣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斷乾赫然申戒更望優容言路博采羣策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肅雍於下而羣庶從之百姓象之人和薰蒸神聽和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臣徼小闇昧觸事憤衷誠願天聽見之施行疏入上曰厮怡言羣臣負君良是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日事禱祀不知和德於上神不我聽夫朕事天禮神洪茈多荷四方之廣得盡無災若論海內康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寧獨咎朕其以實對怡具疏請罪上曰厮怡所言嵩鑾本惡內直諸臣以為賛事大道好悖肆也詔杖之闕下與楊

爵劉魁一體錮繫怡在繫與爵魁二人授書究易忘
厭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晝字香煙密通飯底互相
印證居三年上乘箕僊言釋之閱月復與爵魁同逮
逮者至怡方抵家語逮卒日請得侍老母一宿許之
明日同行繫詔獄如故又二年與爵魁同釋怡究心
學問師鄒守益王畿而與羅洪先唐順之錢德洪爲
友家居則與鄉紳貢師泰梅守德沈寵講學涇水之
上以精一爲本存誠無欲爲功體之眞誠而求之切
至穆宗改元徵給事如故遷太常少卿立朝四十六
日復疏陳定君志畏天命敬大臣勤朝政愼近習五

事忤旨謫山東僉事轉南國子司業時姜寶爲祭酒
行事嚴正怡更勉寶學問劑以寬博明年擢太常少
卿未至卒巡撫都御史陳道基張佳胤郭莊先後爲
怡立祠郡人私謚之曰莊簡怡在獄有囚對磚記二
篇其囚對篇曰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
有梱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
怨乎曰君罪之也然則樂乎周子蹙然正色而對曰
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
今知愼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梱則不
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

有節夫是謂之安客曰不然也子所云禮樂也所居
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謬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
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
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
緜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其
磚記曰獄有巨磚二累其類之細者於下以二巨者
鎮於上爲臺焉朝夕必對起居於斯讀書於斯飲食
於斯予之資磚也多矣久而有感曰磚其君子已乎
其爲物也博大而厚重爲制也平直而方正爲質也
若樸而靜定爲德也順而爲度也慮其始不知其自

來也其壽不知其世也前夫吾也或抗之或坐之或棋局之或踐履之其汚穢而小用之者不可以殫記磚之用其不器也夫貴之不榮也賤之不辱也親之不喜也穢之不怒也臨難不辟也見可欲不匿也受潤不溢也多能不伐也磚之德其難名也夫遂其德不易乎世藏其用不成乎名磚其君子已乎予學之而莫能及也又有教子書云爲人當爲大人立決烈志奮剛大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言行光明事積博厚德成悠遠業大人之事也王與齡者鄉寧人受學於崔銑其爲文選郎上恬絀倖耿

介必遂當爲民時辭朝還寓惟有瓶罌數事分遺鄰人徑上馬去京師人唶指歎爲奇男子與人交有合已者千里必通苟非其人對面若山河關中馬理作平陽四賢陰以列於陶恭介韓忠定及張西磐之間

名山藏卷之一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嘉靖臣六

楊最　楊爵　楊繼盛　海瑞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中進士歷工部郎中嘗銜命督運山西歸無所賂尚書尚書李燧銜之言最不待奏報還當使復往嘉靖初爲寧波知府攜一蒼頭一敗篋抵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已褐服布衣浣濯屢矣寧波人美之謂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不足多也最樸實淳厚而方果不能媚人當道深嫉之其爲政

抑豪右憫惸嫠聽斷訊決獄牘無滯時或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調黃州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慟乞畱其履襪生祠皆穿敝僅掇而已累官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為金銀世宗信之時世宗方病悅朝用欲權委東宮監國自解調攝最上疏曰伏讀聖諭權委東宮監國大小臣工同聞共駭揆厥所繇陛下得一方士欲假之調攝修養也夫古聖帝明王未有出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昭然可知未有委子監國自託修養者也堯舜性之禹湯文武身之

者不知脩養鍊道可以成僊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堯舜之世無僊人堯舜之智不能僊哉有學僊之術有成僊之人大要所居不同所事自異皇宮內院豈有白日升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耶僊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僊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罔旨朞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穆清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聲色無邇雖勞萬幾不費一念將不求僊而僊不希

壽而萬有千歲矣世宗得疏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毋脫之時百官皆班朝杖半最死錦衣杖畢數百官跪伏震懼隆慶初贈都御史謚曰忠節最死之明年楊爵復上書

楊爵字伯脩富平人兵部尚書韓邦奇者關西名士也爵年十七欲從邦奇學輓米二石以其一石遺邦奇爲束脩而一石自養邦奇特有所餽爵高皮之至甕而別自炊同輩問之曰韓公有以食君何不可飽乃勞自炊爲爵曰藜藿之口而飽貴人食非分也居數月邦奇以老無子故謀妾重行婦意習乳易爲息

爵聞入謁曰生始以先生守禮如垣嚴義如城乃媒重行婦節先生念自絕嗣幾有血徹若是固不如無因辭去去二里餘復反求見曰先生勉矣細行不矜太德終累爵舉進士仕御史兄亡母無侍棄養母母喪廬墓三年自耕而食手推糞車妻饁之清節聞天下嘉靖十九年名起舊官是時楊最以諫死中外結舌其明年正月戊子微雪羣臣頌瑞爵上疏曰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是非得失在幾微間而關人心向背天命去留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制未亂保未危謹微戒漸然後天人交與國祚延長今天下大

勢如人極衰殷心百骸莫不受病大抵兵戎廢弛公私困竭奢競成俗賄賂通行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極重則難反幾失則難濟臣早夜耿耿疾首痛心請略舉所見大要曰失人心致危亂者爲陛下言之臣竊惟天下之亂莫大以危爲安以亂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其間積弊至蠹不可救矣往夏及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冬既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微雪即止民心洶洶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祈恵寧時也而在廷之臣如

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
罔人不亦甚乎大臣者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憂者
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極位所謂小人乘君子之
器也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大惡大蠹
也遏蠹於漸止惡於微勳孽厎裔尚得善終乃使潛
預政柄益肆以稔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天下國家
之錮日深矣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
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使得所也不得所則怨
民怨天意可知已今民勤食不得至於離散離散無
歸至於死亡臣近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

南城一郭耳城凡五未知有幾天下郡縣如五城者千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時也而土木之工十年於此矣工部司屬添設至數十員以一方士之故至追遠修雷壇勞民靡費自斲本根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一也唐虞三代君臣相儆如堯兢舜業禹惜陰湯昧爽文王不遑食武王敬勝怠數聖人所以壽躋無期治隆泰熙者無過敬與勤而已陛下即位之初一須箴勵精圖治今朝儀停廢經筵疏缺大小臣

工朝參辭謝敷奏復逆不得一覩聖容聆天語若是也久矣天位者非自佚之器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所必誅也保傅之職坐而論道非極選天下不足任之苟非其人猶謂官不必備今也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少保少傅以芥畀迂怪之徒流品之濫極矣陛下天縱聖資帝之元子若遠師三五近法祖宗與公卿賢士講治論道則心正身脩和氣致祥罔有災沴山川鬼神莫不攸寧安用充列妖誕詭妄之術於法禁之地藉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者也此足

失人心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臣直陛下即位之初延訪忠謀矜宥狂果一時臣工恃在優容敢干天聽其後言過激切獲罪亦多自[illegible]以來懷危慮禍未聞有犯顏直諫爲臣救逆心之論者往年太僕寺卿楊景言出身亡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言開身斥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也仲虺稱其不吝不咈高宗令主也傅說告以從繩從諫歷觀古今未有不任諫與拒諫亡者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五也伏惟皇上念雨雪不可爲祥權奸不可爲忠朝議不可以不脩土木不可以不止異端邪說妨政害民

不可以不罷斥則莊敬日强靈虛遠照宗廟社稷無疆繼福亦惟聖子神孫無疆繼規疏入上怒甚命械繫下錦衣衛獄杖之詈其疏居數日一再讀擲之地使視無恙復使杖之爵備極拷掠桎梏桎鎖晝夜困苦莫敢踈寬坐臥處血可杯也然其體貌膚偉竟以亡害京師暴風揚塵四塞者二日人呼楊爵風云天子既怒爵無敢言者其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實論時政戶部主事周天佐上疏曰切見邇者廟災陛下痛自脩省使諸臣實論時政此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乃今關政尚在忠言未聞則是何故臣

愚謂示人言無如示人政陛下令示人言耳楊爵在
獄未見政也古者君立誹謗之木以求臣臣進太息
之言以匡君承平之久天子之尊威福之重不少唯
諾之滿庭惟多憂危之一士在朝之臣不負此義獨
一楊爵而聖怒之下不名小人則曰囚犯夫納忠而
名小人奉職而目囚犯欲爲君子端士易所處矣言
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主一喜一怒上帝臨之楊
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雷霆則旣摧折矣萬鈞則旣
覆壓矣惟陛下思焉上怒亦留其疏命錦衣衛切實
杖六十杖有半呼曰皇天祖宗天佐何罪旁觀皆泣

下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徽寬可自脫守者以鐵鍊
貫梏自絕其飲食旣下獄三日死屍出雷震民張弼
者設祭哭之人曰子於周公故乎曰否吾傷其直也
居久之給事中高時劾郭勛不法上逮問有狀加時
俸一級巡按陝西御史浦鋐上疏曰伏見給事中時
言翊國公勛奸狀陛下逮勛而獎時仰見明威日月
雷霆不庇愛臣以屈令憲人心悚動奸惡震匿臣近
過耀州入富平察爵雅行忠直儉素棄官養母廬墓
終喪不入城市愨誠信於鄉里孝友式其風俗高時
所言楊爵先之矣時之進俸非臣爲爵所敢希覬亦

冀察眞宥狂稍從寛放書奏上復怒徵鉉關中人扶
擕奔送至鉉車下不得行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祝
曰願天活我使君鉉至杖而入獄七日死天佐鉉旣
坐論楙爵死獄中頃之工部員外郞劉魁給事中周
怡先後忤旨繫繫益嚴東廠使衛士更迭覘爵動靜
五日一上奏騎士蘇宣乃護爵有加爵語宣曰獄嚴
公亦宜自慮有諧交通已所矣宣曰令公多財吾亦
畏之公一身如枯魚獄卒晝夜綳絡若縛虎宣有利
耶久之果以通爵見笞而有孤松之僧常自其寺中
流涕誦經爲爵祈免爵居獄五年從桎梏著書授經

不見困居頃之天子扶箕宫中箕言爵忠臣天子方
志神僊之事出爵等三人不數日以吏部尚書熊浹
諫營箕僊臺復密諭東廠逮如故廠中貴人徐府謂
再逮出密詔不宜宣讀露聞天子復怒府嚴治之於
是人莫敢爲爵周旋至絕食奪屨淛人章句以他事
繫時從爵授易爲爵私具飲食日以此得罪死不悔
爵亦稍稍食句食獄卒至食爵因食爵與周怡輙不
食曰嘑蹴我也劉魁食曰君不死臣臣胡死餧會冬
旱上祈雪未應獄吏恐天子急移怒并絕句所私饋
食東廠更迭覘動靜如故覘者楊棟刲股愈母孝子

也歎曰豈可使懷忠之臣困迫若此白吏曰主上仁聖無死三臣心即死三臣固宜肆之市朝豈餒踣痯室中幽公等手乎吏悅稍弛禁復得食居二年三殿災天子復有所見傳詔急赦三臣者爵得歸爵前後繫獄七年矣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乃自爲墓誌未幾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萬曆中以禮部郎中于孔兼言賜謚忠介天佐晉江人少讀書貧苦其父熏煙導氣以辟饑寒既仕不改守平居溫恂無戟級所口講神注皆當世志士賢人疏之上也衆謂危之天佐對客食笑如常鋐文登人磊落光明爲政豁淍

人苛細所至民懷初知洪洞縣有聲爲御史亦養母
家居以薦起其下獄也守獄之卒無禮者爵不能堪
鉉曰吾儕遭此大難文明柔順當學古人爵心服之
二子之卒也爵爲天佐作傳鉉作墓誌楊魁泰和人
其坐繫也以諫止從雷壇太液池西魁舉人也仕州
郡二十年許所至植風節斥邪異上疏時年五十餘
矣恬別有傳去爵十餘年又有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國初徙小興州民避
虜乃爲容城人繼盛七歲母死其庶母與其同産兄
吳之於牧豎繼盛從牧所授書學且牧久之補邑諸

生讀書僧予作月爲光寒冬行汲手凍屬綆下無襦徒屋行自溫居亡何寺僧大病疫同舍生皆亡去繼盛獨爲爨食醫藥僧以愈久之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兵部尚書韓邦奇者善樂律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之學繼盛從邦奇授樂三月自製樂器琴瑟簫管塤箎合奏之諧若一邦奇驚曰予學樂五十年得其數耳子乃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其在子矣又謂曰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繼盛退凝思廢食寢三日夢大舜授以金鍾已審鍾律驚而悟夜起製管明日音皆叶邦奇大

服更盡授以月儒學皆偏習馬嘉靖二十九年虜俺答大舉躪京師南中議發兵入援無敢行者繼盛請前會虜亦退其明年改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信使之鸞驕而內實怯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鸞主之議遣繼盛繼盛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其辭曰竊惟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子女焚我廬舍驚我陵寢辱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冠髮上指恨不能翅舉剿賊用報國讐陛下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興師列祖在天之靈亦用相慶臣至都下見俺答求

開馬市書嫚亡狀竊意上觸聖怒師以益急會議廷臣乃竟許之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竊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況今虜嫚漢和乃先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矣信者人君大寶匹夫匹婦尚猶重之往歲北伐詔下天下內曉聖意日夜征繕以助發憤忽更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天朝堂堂下與犬羊互市不念冠履乎損國家威重其不可三矣四方豪傑日夜磨礪長技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聞開市謂國家忘之異時有急欲復號召誰肯興起隳豪傑效用之思其不可四矣去

年之變以武久弛今雖豎孺童子亦講練兵事此機旣動兵將日強若又弛之人知無益而還自惰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宜大人民攜貳已久往私通虜邊吏猶得法裁之今則不禁是導之也開邊方勾結之門其不可六矣數年以來水旱征役人人思亂厭於國威尚不敢肆若謂縣官惰而奉虜肢體之不能治何捄腹心開百姓聊脫之端其不可七矣虜深入我不敢逆一矢猶謂卒無備備矣互市終之尚謂我有人乎長大羊弱華之心其不可八矣虜毒沒不常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負約不至至矣因而

伏兵猖獗撞關突入或今日交易明日入寇或入寇矣駕委他部落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此皆事之不可知者生胡虜啓疆之狡其不可九矣胡馬有竭我帛有終歲出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彼馬竭而我帛終胡以繼之短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以欺陛下者五不過曰吾外縻以市馬而內修吾武夫虜性已饜開市之後或別有請許之再有請又許之請之不已許之不能有名在彼失信在我是召釁也吾內自脩何縻於外縻而不脩乃自縻也此一謬也曰虜得肆

掠爲多馬也藉吾市以損虜馬多馬在我夫市馬非用之耕稼用征虜也虜和不戰將焉用馬若求壯馬寄牧之費不貲滋乎如其損弱不日斃耳此二謬也曰初市許馬漸而馴之可以許貢夫今日之貢與古所謂咸賓來王異賄耳市則借馬而稱償貢則徒手而望賜是市馬小獲而無名開貢有名而大損市且不可況其貢哉此三謬也曰虜雖犬羊亦知有信旣許其貢必不侵邊又非也虜種日繁開口仰中國爲衣食利市馬之利足飽虜乎彼非義士孰肯甘守卜信沒齒餒死即有羈縻保一二年耳三年之後何以

處之此四謬也曰佳兵不祥與其動衆不若休恥夫敵加於已出而應之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伐葛伯高征鬼方若謂佳則皆佳也然而甚祥譬之人身四肢癰疽毒日內攻憚用藥石侵尋以斃乃不祥也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者舉朝臣工皆知之然而莫敢致非者何也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慴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我安以見效外慴虜之重勢則務中彼欲以求寛公卿大臣止之則身任其責而身危聽之則人任其責而身安陛下試振獨斷發明旨悉按言縱市

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巔竿俺答之首示功威天下萬世疏奏上初覽而壯之俟鸞聞大恨密疏自解上下八大臣議八大臣唯唯上意乃中變下繼盛錦衣獄置訊至折指出脛貶狄道縣典史狄道者臨洮山中縣也其民雜夷多習番經不通儒學繼盛簡茂異子弟百餘人聘教授教之鬻所乘馬及室中婦服裝市民間重賦地二千畝放古井田割授其父兄使畝入粟給筆札婚喪之費居二年吏人愛之呼爲楊父而虜數敗約入寇鸞奸露罪至族天子思繼盛言一歲四遷官爲兵部

員外郎繼盛中夜起歎曰上知我矣曷用報是時天子居西宮相嚴嵩竊外柄中外懾莫敢言繼盛齋三日具疏極論大意謂臣先因諫阻馬市不死蒙恩居兵曹以討賊爲職賊不專胡虜凡心離君行害社稷者皆名賊方今外賊無過虜内賊無過嵩嵩賊清虜賊遁矣去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兼諸道地震日月交食之變應皆在嵩因力陳其十大罪五姦謂陛下待嵩出於至誠嵩事陛下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欺至誠之心無怪墮其術中不覺也破嵩五姦十罪立見陛下忍

一賊壞害宗社臣前謫邊方道路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幸今復職一月非不知與世浮沉可俟他報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顧狂直之性生天忠義之心癢內每恨壞國家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舍此不言更無可報陛下不信則請召裕景二王面問之嵩之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胡虜前聞鸞殛繼聽嵩誅且畏陛下聖斷知中國有人豪傑必出功賞必明三軍之威不戰自奮是時上春秋高惡厭言儲貳裕景二王久不相見而繼盛疏引之則大怒下錦衣獄置訊獄使拷治甚急拶折木問誰使者繼

盛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當此之時嵩黨彌朝盡忠
在己豈待人耶若能使人將自爲也獄使復夾繼盛
出脛問所以引用二王故繼盛曰奸臣誤國能欺主
上必不能欺二王二王年幼嵩雖神奸必不隄防譬
如家養蒙蔽主人未必盡不知其主人子二王不時
親主上耳若主上親之時時召問二王言矣獄使曰
此可聞上耶具獄上詔杖繼盛百送刑部擬罪郎中
史朝賓比奏事不實者律尚書何鰲詗朝賓更有一
比盍思之朝賓曰則有減於此者鰲自比詐傳親王
令旨律示朝賓朝賓不可持之數日鰲曰事急矣蜜

霆不測如君所執固當立僨靡耳盍以待後解侍郎
王學益曰子徇名子老矣媲比詐傳親王旨紱以草
授朝賓而賓於草末稍稍論救上猶責黨護降其
俸一級而朝賓坐謫官降三級也蔡者嵩門生學益
嵩親也朝賓晉江人以孝友著名仕至鴻臚卿繼盛居獄三年冬月晦
當行刑妻張氏上書曰臣妾夫繼盛先以諫阻馬市
預折仇鸞奸逆聖恩薄謫旋因鸞敗一歲四遷臣夫
漸洗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
忘餐不意誤聞道路眛發狂言陛下不即加誅曲從
吏議杖後入獄筋肉斷腐膿血腥臊死而復甦者數

年荒家貧不能給口皆妾紡績織屨以續獄食妾仰惟陛下方順養天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日月下照覆盆若謂罪重不赦願斬妾首以贖夫生不報而是時倭寇大犯江南都御史張經御史李天寵以養寇坐論死行賄於嵩求與繼盛同奏冀天子尚無意誅繼盛疏入遂一時死西市其妻亦遂同日自縊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繼盛笑却曰膽吾自有何必蛇也既入獄吏屏去藥食無所愈瘡乃自碎磁碗刺刮臂腐腐深不可刺復夜自貫綫鍼臂刺七截筋獄卒手燈幾墜曰關將軍飲

酒刮骨尚使人公乃自爲之繼盛療愈其左足短三寸所止舍卑濕視獄者應生改燦焉而王學益恚應生之人也詈元宰若詈敵卽不遂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乃應生旦夕候繼盛自如冬月囊三木朝審長安市上觀者數千人爭一識其面中貴人餽勞不絕歎楊公天下義士競罵相嵩也將刑刑部郎王世貞求救嵩門生司業王材材見嵩請嵩曰吾行當救且卜之材曰公卜之鬼乎抑人也人則奚卜鄉胡植鄢懋卿嵩子世蕃曰不可養虎自遺患繼盛死人莫敢視其喪世貞與吳國倫徐中行宗臣朱

天球經紀其後事而世貞尤慷慨繼盛死地震累年
其後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相繼論
劾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肅帝悟而止又七年
肅帝用御史鄒應龍言逐嵩戍世蕃嶺南又二年御
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嵩出食於
人以死莊帝登極追贈繼盛太常少卿賜謚忠愍與
祠精忠夫嵩之不獲没也非養虎之患而自有患也
去繼盛十餘年諫者有海瑞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自其爲舉人時則上書言其本
土兵事謂瓊州一府頟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

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二十九年則征感恩縣黎矣興師十萬餽餉以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不能使黎寇讋服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

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
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
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一百里自崖
州轉東歷諸縣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
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圖三徑一計之大約七
百里程也而黎岐盤據其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
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
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一人竭力盡忠爲
瓊遠計爲陛下當事者是以黎寇移去大兵一退旋
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又寇害若使兵後再

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峙其中間則犄角形立
蠶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
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
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
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
立縣可無歲歲勦年年守戍議之曰地險土惡勞
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為
陛下當事者也今距大征僅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
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
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一再落第便就授

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既至御史行縣
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
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體兩訓導
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筆架博士瑞教諸生以
古聖賢道束脩餽遺盡卻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
加禮踰等遷淳安知縣所以爲縣革去常例之無名
者俸薪外不取絲粟僮僕出縣舍艾楚中林吏胥公
事畢各還家爲農治生從其本業其治縣精詳凌雜
煩屑無不明清至於丈量之則兵陣之法濟饑之物
草木之實悉出示以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子還自父

出宗驛大不給倒懸驛吏傳亭下瑞曰胡大人清廉
無二出教當其行縣時屬官不得侈帳具續食令其
裝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之藏馳告
宗憲宗憲無以罪也都御史鄢懋卿以總理鹽法行
部擕妾自隨妾裝五綵輿十二女舁令長跪上食厠
飾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疎言邑貧不能
容軒蓋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斂威
去瑞之言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一事不
理皆知縣責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
屬過客鄉士夫吾昆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

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已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若謂不可認眞認眞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原自待以鄉原待人棄吾子姓欺吾昆弟莫甚焉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悅鄉士大夫與士子者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開也曰不過費一紙而已不知此紙一發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發也夫絹出於桑糧出田畝朝廷取民不爲厲也加派增賦動以朝廷爲口實爲欺與謗抑何甚哉竊見今天下人才嘉靖不如正德矣正德不如弘治矣

弘治又不如成化矣先朝待士以薄今以厚也待士以薄非薄士也重道義不重勢利雖有餽遺取成禮而已故其時士子勢利之心輕待士以厚非厚士也勢利矣士子未出門而勢利之心先生及得一官何所不至然則先朝待士之薄乃厚士也今日待士之厚乃薄士也夫所謂待士之厚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取之民而已昔之士子勢利之心不生故人皆得殷殷屯屯今之士子生其勢利之心較之昔人居官所得十百千萬然則小民之多困憊士大夫多富足致之也士生先朝何幸遇待士之薄使已無媿於士

民生今日何不幸遇待士之厚奪其衣食日就困憊
哉瑞居淳安三年遷嘉興通判矣與同時爲慈谿知
縣者霍與瑕亦粤人其清鯁不屈類瑞鄢懋卿㒓巡
鹽御史劾之瑞與瑕俱落瑞以故秩調興國治如淳
安擢戶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既至上疏曰臣請直
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
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
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爲計者乃
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
不明危之將無使人眩瞀莫決趨舍臣請執有犯無

隱之義美曰美過曰過披肝瀝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謂未也夫是非愚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頌之所名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何有漢文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痓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其仁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貫朽三代

而後稱爲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感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脩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弁屢臻隔弁出漢書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効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郎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世論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

逌陛下久矣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
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
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
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爲是者臣以爲大欺夫
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以不事事敗有不
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
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詳審
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
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己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之
不當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

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脩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脩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僊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實有此瑞九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眞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經行
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脩多年靡有一獲左
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
可見矣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心必求諸非道近觀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
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
位諸臣尚鶻突依違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
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
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
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

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皐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咈都俞重四民衆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蘇敝困久任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廩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廚內庫下之寳物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閒爾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閒爾陛下爲此非勞也九卿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于其閒陛下持體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

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洽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眞樂也道與天通命繇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與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故自比堯舜以堯名齋而瑞謂其不及漢文疏上大怒抵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自悔羈中者數月始帝怒時拍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讙曰皇帝受詈海瑞

而洩忿我輩帝密訪外誰與瑞同衙者同官見瑞皆避去宦者黄錦以恭謹幸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謗觸當萬死訣妻子待朝次鬻棺一具俟入木而已顧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爲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困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曰畜物謗朕是也顧朕老矣安能視朝如曩時階力諫止亡何手筆瑞奏詈主毀君送錦衣長繫之上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瑞切直無窮治意錦衣讞上刑部比子罵父律當死竟留

中郎中何以尚者上疏訟瑞帝怒杖之百下獄錮亡何上崩莊帝卽位以遺詔出瑞復故官累遷至僉都御史撫治蘇松命下賕吏望風解印蘇故有監織太監出舁八人閹瑞至去其四吳中有顯者赭第居一夜黝之瑞爲政一以通民隱抑強橫爲主訪知民間產業多被鄉官白奪裁抑過當吳中刁民訐告紛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家絕不便瑞給事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不爲少小民怨詈非一日矣臣廵歷所至告訐紛紜尋求其故皆曰今而後

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聞強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營營止焚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瑞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復言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

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鋭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絕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擬牽制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與臣兩經論劾衆口呶呶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孔子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總督廵撫大小不同施之有政則一臣尚欲以身爲障回旣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復古之門路蘇軾有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爲臣日夕念之但任事在君臣孚契尤在年力精強而臣則衰矣惟聖上賜臣歸休永終田里臣再有言臣叨任廵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

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
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
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
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日待遷
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
合俗事必認眞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是非
公閣部臣右以狥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
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
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
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已

何解任瑞自始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飦蔬冬不具裘鞜窘至一再葺家居累被薦萬曆中大學士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巡按廣東御史撫詧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瑞殺雞食御史無他饌御史歎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爲南京副都御史未至尋以爲南吏部右侍郎時七十二歲矣卽日就道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耳老臣耄矣受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犬馬餘齡避帷蓋恩哉旣至官歲餘治如其平生居頃之疏治安之要大要謂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

嚴貪墨今貪吏滿載論劾不止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從雜犯不威刑無以懼淫太祖高皇帝時有剝膚實芻之誅以嚴大墨而先臣霍韜嘗議復枉法律絞之條請今做爲令因歷舉時政責備司道撫按以及內閣六部諸臣而總歸儉德於天子雖天子亦難之瑞所言復枉法律蓋極言貪吏之當威論者遂謂瑞欲以新國重典行清平之世有二御史劾奏瑞不近人情極詆爲奸進士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皆駁二御史言不是保舉瑞坐褫職爲民瑞竟以南右都御史卒官年七十四亡子賜祭葬居久之左

都御史吳時來卒而得謚禮部郎中于孔兼言時來早以論劾嚴嵩杖戍顧其晚節不終不宜予謚謚宜瑞遂賜謚忠介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賢之教欲人得其眞心率眞心卓立俗表聖賢也肰眞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衆者乃鄉原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于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節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氣毋矜能譁鉞毋外爲彊舌而內媿影衾毋洶洶易操而末流靡淫毋質冤參裳媮恥于

中襟母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葉春及者嶺南名士也莊帝初嘗上萬言書平居爲瑞主祀之凡事禱而後行

郎曰嘉靖之朝諫者三楊爲盛其季則海瑞瑞上疏時予方爲童子里巷皆言瑞名夫四君子者其平生所學有不苟然者矣豈一時慷慨烈丈夫已哉瑞巡撫江南大不滿吳中巨室之口王世貞爲作直中丞詩而于孔兼爲瑞請謚固吳人也蓋瑞意則善而江南刁狡要未易與爲直爾 王世貞直中丞詩死事易成事難君不見直中丞坡龍鱗食馬肝薪死不死脫粃糠胸中無累白止有徑寸丹中丞未下馬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出來照我虫

丞既按部安得中丞與自川俱向總中丞嚙貴豪乖能令責豪助弱民但縱號叫稍稍中丞竟祖貌不衰用家饘粥但飽吏胥腹小家裝乾餱川川訟詞大家不得衰金錢米帛出參差一分胥吏胥一分與小民一分充鍰贖從此轉無涯訟師人人富但根無十腕兩腕指節痛吏胥人人富但恐作富人復來小家訟小家人人富作富不得均愚轉自為閩江南百萬戶戶戶戶泣且訴生不愛水與雪但愛得雨露中丞自廉亦自貞百損不得希一欲咄咄哉齊文宣未可忽龍逢比干非俊物

曾銑 楊允繩 沈鍊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八年進士授長樂知縣召為御史按山東遼陽三城軍士作亂窘辱撫臣縱火散因閉城拒命世宗聞變震驚下廷臣議謂曩歲大同殺撫鎮官茲又效尤不伐罪討叛無以懲惡銑疏

乞原宥以安邊鎮上得奏喜曰眞御史也一任處分朕不專制銑單騎往諭朝廷恩威三軍歡聲動地曰御史生我矣反側漸寧銑簡任韓永慶等指授方略不閱月三城倡禍者率就縛餘安堵如故具上其事廟堂上銑功陞大理寺丞稍進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二十一年秋虜吉囊突入十八盤欲襲臨清遣奸細小哈兒窺覘道路銑奏築新城以阻之二十四年山西巡撫缺廷議上銑名上曰朕知其人是嘗平遼亂者詔報可銑至大修邊牆添製火器虜攻添圖略率兵平刑以堵西突虜入鵓鴿峪直趨廣靈以

防北衝虜不敢近邊者二年明年秋虜寇陝西三邊督撫諸臣一時被逮總督難其人上以屬銑遂兼程往時賊十萬騎繇寧塞突入銑曰虜紏衆來當攻其所必救遂命中軍參將李珍率勁卒擣其巢穴斬獲首虜百一十有奇竿以示虜虜大懼遁去銑復計曰醜虜頻年內侵如蹈無人之境今驟聞巢穴有急倉皇遁去不料我師邀其前也親督將士晝夜繇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擊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相顧錯愕遂大潰斬賊級百八十生擒一人奪獲達馬夷器無筭邊人謂近年未有功而銑不以捷聞御史勘功始

奏曰曾銑志吞月竊威震天驕博帶臨戎潰把都河
數十萬之虜單騎出塞搗跨馬梁數百里之巢克壯
厥猷懋昭偉績且有功不伐尤邊臣所難詔以銀幣
重賞之明年復以出塞斬虜陞俸一級賞銀幣有加
銑感知遇益思圖報念套虜為中國患苦乃上疏曰
臣聞夷狄叛服無常中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
厭幾杜漸防微皇上法古憲天文事武備曠世莫及
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大寇
榆林内地傷殘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
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

未得要領與臣竊計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
固驅除遂艱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
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
不知抽薪外患未已也謹按河套古朔方地是南仲
所襄獫狁衞青所取河南張仁愿所城受降之界也
高皇帝驅逐胡元遠遁漠北文皇帝六龍三駕悉犂
虜庭薄海内外皆入版圖豈但界限河套已哉後以
東勝孤懸撤之内守復改榆林爲鎮方初徙時套内
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
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

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士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住牧套内侵擾中原孝廟志欲復之而未逮武廟方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京甸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毒生民一統故疆三邊沃壤頃年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浸淫虛耗日爲中國之害天心撥亂將待陛下陛下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餉凡所以攘郤外患保安兆民者至矣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興

重務也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志在滅胡常懷憤激今親履其地目覩此虜跳梁三邊危殆切齒痛心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不與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壯猷何復讓度可使裔夷猖肆蒼生阽危一至此哉伏乞勅下廷臣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詳議可否然築邊之議數十年之謀耳若復套之舉則振武揚威盡殲醜虜驅其餘黨置諸漠中臨河作障天險為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可保數百年不

敢輕肆侵軼是猶大禹治水以海爲壑水歸其所不至横流此社稷之至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因條爲八事上曰虜據河套久爲内患連歲深入全陝荼毒深軫朕懷逐虜復套前此邊臣無有念此銑奏具見壯猷兵部許久題覆迄無定見其令銑督同各邊撫鎮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銑復條上十八事兵部覆題上曰朕軫懷套虜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耳曾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已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銑知上倚注方深晝夜講求滅虜策演成行師機宜列爲八圖次第其說上之於是領兵

入套攻搗虜近塞駐牧往來侵掠居民不能樵採銑出擊之斬首二十七級生擒脫脫虎一人餘斃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以千計虜十萬騎自寧塞入犯延安慶陽保安諸處掠男婦八千餘人銑遣參將珍夜出塞劫其營帳斬虜首百餘級自是虜聞銑來皆嚙指多移營渡河矣此時仇鸞爲總兵驕恣悖逆陰洩事機銑劾其違法撫按亦上章交糾詔械繫鸞會嚴嵩父子方謀傾夏言鸞因重賂世蕃幷揑危言搆銑幷下理官羅織成獄臨刑西市天下寃之隆慶初給事中辛自脩御史王好問疏列銑志在立功

身遭重辟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深痛悼詔復銑兵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尚書諡襄愍賜祭葬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屢言事庚戌秋虜犯京師初命招募民兵允繩往河南上四疏皆切時政嘉靖季倭薄松江城鄉民投入城者萬計官弗與入允繩方在告詣府推官吳時來責之時來因請巡撫計出鄉兵引賊於遠入鄉民三日夜乃盡允繩因促駕上京師疏論事曰切見海寇爲患皇上遣將出師三載矣督撫將臣數數易置茲復侵犯南都直薄城下臣觀事勢未

有底定之期今江南諸將縱橫潰亂率兵浪鬭陡遇賊險自相蹂踐全軍覆沒當事不察咎端動請增兵增餉臣聞爲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將不得人則法制謀三者不備三者不備增兵增餉夫復何益臣又根極本源弊有不專在外者誠以近日督撫之命不能行有司夫督撫之命何以不能行有司也緣督撫在外其於京師要路具有例金凡到任謝恩挾帶饋送禮名曰謝有所題請曰送副封將以儀物禮名曰候歷任頗深營圖更推或地方有事別希脫任或有非求彌縫或失事求掩覆如此饋送數復不貲皆於

有司乎取之既取有司入其牢籠則何以責行命也
臣痛心疾首不能已言清源正本惟在廷大臣是望
伏乞勅下閣部當事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割絕朋呢
之私汎掃苞苴之習以弘濟時艱共紓民難肅皇帝
韙之允繩疏蓋指相嵩光祿寺有丞胡膏者於大學
士呂本爲親家貪汚不飭允繩劾之允繩與御史張
巽言巡視光祿言膏收鵝混同子老僞增物價至數
百金劾膏遏當請從嘉靖初年馬謙盜内府贓物例
罪在可殺下法司嚴問膏言玄興隆重臣不敢不敬
備物子鵝嫩小故全收老鵝其他諸物允繩憎臣揀

取太精所言齋醮之用耳取具可耳何必爾爾允繩自
欺誘玄脩誣臣增假上大怒詔錦衣並逮膺允繩等
送鎮撫掠治獄上上調巽言膺外任特詔論允繩死
繫獄居五年星隕如雨占者言咎在臣下不忠遂出
被刑是爲嘉靖三十九年允繩死而天下寃之穆宗
元年追贈光祿少卿子祭蔭膺外調貪益甚居鄉復
暴横用他事發治有司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膺抵
命允繩有子應祈因父繫獄誓不應試亦以憂死
沈錸字純父瀏人以進士爲溧陽令伉御史調茌平
以憂歸起復爲清豐其治專搏擊豪貴衛護羸弱民

錦衣帥陸炳聞其賢求得爲其衛經歷甚重之鍊嘗
從客至嚴嵩子世蕃所世蕃方與其客給事中貴人
猥飲虐客備至世蕃每飲客強不勝者飲不飲者汎
酒大濡之或取其頭上冠爲鴟夷諸給事貴人不敢
拒每集宴或磨絮袖灰而備濡也是夕也鍊無所見
忿反取世蕃所手酒灌入世蕃口陽爲好戲嘉靖廿
九年虜闌入塞都門燹火明大內天子坐西宮甚憂
虜獲我中貴人不殺獻書請歲以三千人貢甚嫚天
子御便殿出虜書示相嵩本命禮部尚書偕會羣臣
手筆劄所見孰討貢不貢孰便羣臣相視莫敢先國

子司業趙貞吉前日是不可筆恐其中多腐儒選生
多筆貢公等視譔譯之館幾何歲得充三千人耶虜
爲已道震驚宮闕不弁作追逐而畏其虛聲何異城
下盟若吾君按劒而怒出內藏享士厲言臣旌功將
虜且如鳥徙簡討毛起曰不然事急矣姑假貢寬之
而後徐備戰一以爲守不亦可乎貞吉前對起爭論
錬從人後出贊貞吉辯爲侵語吏部尚書夏邦謨旁
目之曰是何小吏刺促不休錬前曰錦衣衛經歷錬
也即小吏顧大吏不言小吏言耳議罷羣臣皆寻不
貢者而會天子怒本兵不戰收尚書丁汝夔侍郎楊

守謙論死西曹虜亦旋東去鍊復上疏請得當一面以萬騎護陸昌平萬騎防餉通州號召勤王之師十萬鼓而擊其惰歸必大捷疏入不報先是虜至丁汝夔蓋請戰於嚴嵩嵩曰是在輦轂下戰之不捷不可掩也以故汝夔閉城守及天子召誅汝夔急嵩曰無辯當乘間爲上請汝夔守謙信之行金於嵩嵩雖無所得爲寵而遏塞大帥尚慮有不測無所冀解多行金媚嵩鍊以道傍目扼捥之矣一日過張丞所酒半及嵩慷慨泣數行下乃具嵩貪狀十端入奏請以爲戮併劾邦謨通賄嵩已異同皆當斬詔鍊昔廷議諠

講無禮又誣指大臣爲名廷杖數十謫田塞外當宣
府之保安保安父老俱來爲鍊假助薪米遣其子弟
受學歲餘饑鍊爲糜食餓募人收百里内殍瘞之保
安人益服鍊數數從鍊罵詈相嵩鍊亦追憤隨聲以
爲常鍊東芻爲偶人三象嵩與唐相林甫宋相檜射
之或時馳馬居庸關下南望戟呼罵繼以慟哭人皆
目鍊狂巡撫宣府大同都御史素恇怯虜來不敢戰
俟其去縱吏士夜取死人首或徼死被虜人上功掩
敗鍊憤數露書責詣都御史後來者都御史楊順御
史路楷嵩客也楷至投嵩爲乾子是時趙文華方得

罪嵩父子慮上疑彌縫萬方人從保安來言錬者曰新順使其指揮鎧齎金爲嚴世蕃壽世蕃私鎧曰沈錬狂子無忌欲以吾父爲戮若藉手楊公有所得志以報吾父楊公之位吾不知其尊矣會虜入大同左右衛攻破破胡堡殺張遊擊將軍順見爲失事當坐縱吏士掩殺視前都御史有加錬復爲書譏順視前書有加且賦詩及樂府二譏順而爲文祭張將軍曰嗚呼哀哉維天有柱維地有維柱天維地忠義其誰奸臣執柄紀綱大虧虜寇陵負若欺小兒三軍望風不戰自疲外通賊賂內結權私社稷之計蕩於霜枝

劉人爲虜奪虜自資報功欺主曾無媿辭將軍初來
意氣恢恢言念國恩流涕滿臆口諭三軍執梃持椎
此行竭力有去無回攘臂渡河奮呼登岸手刃艮多
殺傷過半力窮勢屈精靈不散天發雷震來斥虜患
亦有官軍屯聚若雲按兵不動誰爲救焚我亦有生
汝亦有死何其忍心睍而無泚張公雖死神氣長生
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知有權貴權貴行誅
汝骨亦碎先死爲榮後死爲辱死辱生榮其辯如燭
汝不自力欺君誤國荼毒生靈爲鬼爲蜮不輯其徒
不恭其職所過騷然大爲淫慝張公有靈誅此逆賊

逆賊不誅伊何爲德順給與楷謀搆錬已所出復馳
指揮鎧與世蕃内計世蕃曰令虜數入邊天子怒居
民姦宄勾虜者郎雜坐錬亡白矣居頃之關中民閻
浩張僧爲妖書李金牛講說白蓮教黨與至百餘人
亦時時陰搆虜泄内情鎧捕得之順喜曰是有以報
相君矣密令鎧逼其黨楊胤夔者爲飲章羅捕錬錬
妻與子皆收拷錬三子長子襄以還濟中視家不得
捕其二子袞褒先後拷掠而袞死矣順楷治錬爰書
坐失官怨望謗訕朝政推測國運收聚四方門徒楊
胤夔輩百餘人與李金牛尊錬爲眞天約應虜内叛

浩僧妖書皆自鍊房內搜得出鍊教鍊與浩僧亂變
論死無異而移檄監司妖書者不宜存恐他姦宄得
復習宜以畀丙丁監司官取其妖書及鍊所爲詩樂
府先後貽都御史書雜燒之以絕其曲殺狀書既奏
兵部尚書許論諛嵩取中旨竟殺鍊籍其家而任順
一子國子生楷候選五品卿寺順怏怏曰相君薄我
賞猶不足乎從淛中逮襄搒折襄指與袞長繫獄中
順楷則時時問獄卒二子眠食狀獄卒知其意痛苦
之一日刻期夜分上病狀會虜大入應州順復不戰
掩死如前日給事吳時來劾奏順楷欺罔壞邊上怒

捕逮之日稍暮兩道官下視獄呼襄褰語卒曰寬之卒告襄褰害公父者鋃鐺檻車矣遂得脫順楷之逮也法司當順楷不設備爲賊所陷論斬順楷奏事不實輸作徒而嵩父子解之順免謫戍楷降雜職邊方其後世蕃論死西市有塞下人爲國子生者鍊門生也標長旛曰明忠臣沈公鍊之靈持入市以觀世蕃刑世蕃死國子生慟哭曰吾師慰地下矣一市皆泣莊皇帝卽位贈鍊光祿寺少卿尋用給事中魏時亮陳瓚言論楊順路楷死前都御史者許論也襄美而有文以貢資官知府

郎曰嘉靖之世北虜南倭並爲國患曾銑楊允繩沈鍊三公或當任或在旁觀其心膽並壯忠憤並切而皆不得全其軀患在嫉惡過當而幾事之不密也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夫柔剛微彰以望萬夫蓋君子哉